

唐钟馗全传 明 不题撰人

目录

卷一

钟惠夫妇花园游玩

邻族庆贺白鼠入房

钟惠夫妇与儿取名

钟惠夫妇议儿就学

钟惠入馆从师

游玩龙舟

习学举业

帝试钟馗一

求医疗病

帝试钟馗二

卷二

帝赐笔剑

送礼求婚

雷击雉精

立斩石马

收除鳖精

赴试不捷

卷三

超度秀英

□□□□

刀山地狱

寒冰地狱

锯解地狱

磨磨地狱

沸油地狱

碓捣地狱

割舌地狱

称秤地狱

卷四

木驴地狱

转轮十殿
回转天宫
诛戮山魃
捉获小鬼
收捉蝙蝠
证除元弼
对证盆冤
筒击五通

鼎镬全像按鉴唐钟馗全传卷之一

右言《鹧鸪天》：

人生寓世浑如梦， 日月无居却似梭。
富贵有时皆分定， 不须烦恼自蹉跎。
遇时饮口且高歌， 安乎天命笑呵呵。
男儿自有冲天志， 天不从予奈若何。

锺惠夫妇花园游玩

却说唐朝有一大臣，姓锺名惠，字德威，号石室，乃西下海州人也，娶妻潭氏。家世儒业，官居显宦，因无子嗣，隐居不仕。乐尧舜之大道，慕夷齐之高标；视富贵若浮云，弃轩冕如敝屣：真海内之豪雄，实浊世之丈夫也。

时值仲春，景物繁华，韶光明媚，人人游乐，家家竞赏。锺惠一旦谓其妻曰：「今际阳春，兹且闲暇，欲与夫人同至百花亭内游玩一番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夫人答曰：「如此却好，妾愿随从。」就着家僮整办酒筵，同游花园。一至其所，但见：百花奇艳，草木鲜妍。鸳鸯互颈于池畔，粉蝶交媚于花枝。青隐隐，山峰秀丽；绿沉沉，水滚波涛，真天地间之胜境，人世中之蓬莱也。夫妇二人甚是欢欣。猛然间，又见鸟鸟哺食，鸣雁列行，锺惠触于目而感于心，乃对夫人而言曰：「禽鸟尚且如此，可以人而不鸟乎？吾年已半，并无一子，家资万贯，何人接受？书云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」言罢，夫妇饮酒之间，殊无兴绪，遽尔收拾回家。遂吟一绝，以自释云：

闲居无事至花亭， 百花鲜艳动人心。
人因赏春多舒畅， 予独伤春愁闷深。

自是夫妇二人，常怀忧闷，无时不扞心而叹息者。一日，夫妇叙话，锺惠谓其妻曰：「粟沉贯朽，无子徒然，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不免将此家财施舍，抚恤贫民，日后若无子息，必获好报。」夫人曰：「相公此言，乃金石之论也。妾闻西岳有一华山，甚是灵验，我与你洗心涤虑，斋戒沐浴，谨涓吉日，敬请僧道，前去华山建做功果，祈求子嗣。」锺惠听允。拣择日期，令家僮

去兴龙观，请僧道至华山，起坛建醮。夫妇齐诣其所，虔心恳祷，如此者七昼夜矣。自后随处布舍，广结良缘：修桥梁，建寺宇，妆神像，济贫民。鳏寡孤独，皆受其赐，邑中士民，无不感仰。

忽一夜，潭氏得一梦，梦见金甲神人，手捧红日，被潭氏抢吞在肚，觉来却是一梦。次日，就对夫说：「昨宵得一梦，如此如此，主何应兆？」锺惠曰：「当有得子之兆，自我祖以迄今，素行积善，况我与夫人平生布舍，想上天怜予夫妇，故假此梦于汝矣。」二人言讫，不觉数月。

潭氏自觉身怀有孕，将及弥月，潭氏身体疲倦，坐卧不宁。一日谓其夫曰：「贱妾这几时，身体不爽，甚是难安，兼且腹中疼痛不止，如之奈何？」锺惠曰：「莫不是夫人自失保重，以致身体不安？」锺惠就唤家僮去赎一帖安胎药与夫人吃。说犹未了，忽见夫人昏懵在地。锺惠甚是慌张，乃摇其妻曰：「苏醒！苏醒！」夫人醒来道：「梦见香烟五彩萦回在身，妾欲拂去，忽闻神人语曰：『汝之宿世，乃上界武曲之星，托身于汝，他年必登正果，日后福德自至，何故去之？』」言讫，潭氏腹中微痛，就着人往街坊上寻生人婆。一时在房中生下孩儿。只见：毫光灿烂，紫气腾腾。即令香汤与儿浴洗，就请乳母□养。又听下回分解。

施舍沙门费万钱， 广提众信结良缘。
蒙天已赐麒麟子， 皆为前生布福田。
邻族庆贺白鼠入房

却说潭氏幸产一婴儿。次早，合家大小无不欢喜，亲族俱来庆贺。锺惠就设酒相酬。酒至半巡，忽见白鼠走入潭氏房中，众客异之。又有两个僧人，手执经卷，口念弥陀，突入中堂。锺惠询曰：「二位长老，到此何干？」二僧答曰：「得闻锺先生产麒麟之子，特来拜贺。」锺惠见二僧容貌端庄，言论非凡，乃魅地对众客云：「此二僧不可轻视。」于是请二僧坐上，将白鼠入房之事，求解于二僧。僧对曰：「白鼠入房，吉兆也！令郎异日必应白龙之兆。请令郎一看。」锺惠领二僧之言，入房中抱出孩子。那孩子面貌奇异，体格非常。递与二僧一看，二僧将手在儿头上一摹，乃言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儿德所锺，异日钟山可治崇乎！」二僧言罢，化一阵清风而去。锺惠方觉是神人也。众客起身伸谢不已，相辞而去。又听下回分解。

天赐婴儿真可羨， 白鼠入房实罕然。
幸逢神僧来点化， 教人万古作话传。
锺惠夫妇与儿取名

却说锺惠既生儿之后，又得神僧点化，夫妇二人喜之不胜。潭氏对夫言曰：「上托天地之覆载，下赖神明之庇荫，幸产孩儿，宗嗣有托矣。奈未取名。

」 鍾惠从夫人之言，一旦为儿取名。思想一时，乃谓其妻曰：「昔者夫人曾梦抢吞红日，不免将此子取名钟馗，若何？」夫人然之。

及钟馗年将周岁，日渐日长，能行能言。鍾惠见儿甚是乖巧，遂与妻论曰：「此子姿容俊雅，迥别寻常，他日必为朝廷之股肱，国家之梁栋。荣亲耀祖，光显门庭，泽及天下，名垂简策，当为此子期之。」潭氏答曰：「汝何知之耶？」鍾惠云：「知子者莫若父。」二人言罢，但见明月中天，樵楼已初鼓矣。遂入室安寝。又听下回分解。

姿容秀雅别寻常， 劝君莫作等闲看。

他年奋志芸窗内， 自有声名四海扬。

鍾惠夫妇议儿就学

自是钟馗年将六岁，其母潭氏辄与夫曰：「且喜吾儿今已长成，务宜送他从师读书，不可容留在家，以误其终身矣。古语有云：『养子不教父之过。』何不择一名师，送入学堂，请习讨论，切磋琢磨。倘若成器，一则与祖宗争光，一则与父母争气。不然虚生于世，曷足贵哉！」鍾惠答曰：「夫人之言诚是也。但本处没有好师，只有社学邹希贤先生，甚是停当。他在社学聚集徒众，教书有法，规矩有方。不免拣择日期，将他送入学馆，早晚训诲，教他成材，岂不美哉。」一旦，呼钟馗而命之曰：「人而不学，无以异于禽兽。况汝业已长成，今欲将汝送入书堂，从师肄业。汝当潜心焉，毋惰其志可也！」钟馗唯唯听命。就着家童收拾书箱，送儿去社学，拜邹先生为师。又听下回分解。

择师送儿入学堂， 琢磨成器绍书香。

莫因年少任放肆， 须知男儿当自强。

鍾惠入馆从师

却说鍾惠送儿从师，令家童挑书箱，携儿钟馗至书馆，就拜邹先生为师。鍾惠再三嘱托：「小儿年幼，万望指引，开其迷误，通其茅塞，倘得成材，非惟老夫感恩不浅，则先生之名誉益彰矣。」邹先生答曰：「晚生才疏学浅，不足为人师表，叨蒙错爱，敢不从命乎！观令郎资质，非落人下，异日必为公门之桃李，调羹之盐梅，模范当年，流风后世，决不囿于俗中矣。」鍾惠笑曰：「多蒙过奖，此望外之事，实不可必。但小儿年稚，烦为拘束，早晚训诲，毋使其心为外摇也。」二人说罢，鍾惠拜辞先生而回。自是钟馗受业于邹先生之门，天资敏捷，颖悟天然。

忽一日，先生讲书，钟馗整衣而趋于庭上。诸友纷纷俱在听讲。先生曰：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不外『修身』二字，诸生知之否耶？」诸生默然无语，惟钟馗遽尔而对曰：「旨哉，夫子之言乎！」乃先生赞之曰：「子诚天地之完人，乾坤之肖子，苟能充之以学，则至道之渊源可剖，圣贤之阃奥可臻，何

患名不成、利不就乎？子其勉之。」讲罢，但见钟馗日就月将，学有进益。外人无不敬羨，诸友无不畏服。其先生遂吟一绝以赞之曰：

后生可畏不可欺， 超出寻常世所稀。
万里鹏程须有分， 脱却布衣换紫衣。

游玩龙舟

自是钟馗潜心于学，无时少倦焉。忽一日，先生不在馆中，诸生博弈，竞相戏谑。馗佯为不知。其中有一友，姓陈名标者，遂谓馗曰：「兄何勤苦之若是耶？」馗曰：「圣贤学问，无不自勤苦中来，未有惰而能成其事者也。试与兄论之：农不动，则家无余粟；商不勤，则囊无余资。况吾人之学乎！」标曰：「兄之学而不倦，毋乃为显亲扬名计耶？」馗曰：「岂但显亲扬名而已乎！吾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当使精衷贯日，气节凌霜，可以对诸天地，可以质诸鬼神，行与日月而争光，名与天壤而俱敝，乃可无媿于人矣。」标曰：「兄之志量大矣哉，予诚不及万一也。」言讫，先生诣馆。陈标遂以馗之言一一告于前焉。先生示之曰：「锺子志量过人，言论出于寻常之外；举止端庄，体态超于流俗之表，非尔所能及也。」顷之，馗亦至先生之侧。先生遂命一对：「三尺黄童，须把诗书饱记。」馗不假思索，出口一对：「一点赤心，惟愿家国安宁。」先生极口称羨，诸友无不敬服。

越数日，乃端阳佳节也。河中竞鬪龙舟。士女纷纷观玩，诸友背师邀馗同游。及至其所，但见鼓乐喧天，人声震地，诸友无不赏心娱志，以适一时之乐。惟馗怫然不悦，略无喜色。诸友询之曰：「此一游也，亦潇洒胸中之一助，不可谓不乐也。兄独怅然，曷以故？」馗曰：「龙舟之设，为吊屈原，睹之不觉泪下，何乐之有？」至暮，馗与诸生入馆，先生责之曰：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汝等背师闲游，甚非体也。各书一对，以赎其罪，不然，则罪不轻恕矣。」先生遂出一联：「河中竞龙舟，以争胜负。」诸生懵然无知。馗挺身进而言曰：「殿前登虎榜，以辨高低。」先生骇之曰：「开口惊人，真天下之神童，诚千古一遭者也，世岂多得哉！」诸生各治以法，惟置馗于度外焉。

自是，馗从游于邹先生之门，年已四周矣。适值岁暮，锺惠着令家僮，赍捧礼仪，酬谢先生，及召馗回。馗遂拜辞先生，相别诸友。一旦诣家，叩于父母之前曰：「不肖久离膝下，庭闱有缺衾影，慚媿载罪良多。然思慕之念，无时而少致也，恕男不孝之罪焉！」惠曰：「吾闻孝者，耀宗祖，光门庭，上则竭忠于王室，下则施泽于黎元。苟不其然，虽孝犹弗孝也。又闻丈夫之志在四方，岂可株守故园而漫无所作为乎？昔者，禹治洪水，犹然三过其门而弗入，汝何区区系念于家庭，而不以丈夫之志自期也？汝今年已长成，苟不从高明

之师，日加讲论，虽皓首穷经，不究一理，何益之有？今郡中余南华先生，与吾心相契，道相成，非一日矣。然彼曾擢科甲，素性恬淡，弃职乐隐，精通经史，学问渊源，诚天下之奇才，人间之师表也。待来正送汝求海，倘得寸进，庶可慰吾之望，而汝亦不致废书之叹耳。」未知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胸中抱负擎天地， 口吐珠玑透胆寒。

人家何幸有此子， 定做朝中一栋梁。

习学举业

时值元旦，锺惠呼馗而命之曰：「今闻余南华先生见在水绿桥，建一息斋书院，其中豪杰济济，求教者不胜纪。吾今修书一封，并具贄见之礼。收拾书箱，着令家僮为伴，汝可速往，毋俟迟滞焉。」馗唯唯听命，即辞父母而行。及至书院，适南华先生坐于堂上，披阅经史，博览诸文。馗问之：「南华先生曷在乎？」则应之曰：「予是也。」馗遂将父之书仪呈上，复跪而拜于庭下。南华曰：「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，何以厚礼为也？」馗曰：「此特芹意耳，奚足挂齿！」遂馆生于滕云轩。馗自是以后，时求诲训，朝干夕惕，无一时之或懈。书声彻夜，日就月将，惜寸阴之不来。年将二周，学业精进。

一日，先生命题，诸生未及完就，馗已先成，呈于先生之前。先生览其文，乃嘉之曰：「字字典雅，句句精新，真天纵之奇英，士林之翘楚。有此才能，取功名如拾草芥矣，何难之有哉！」正论间，适有一友徐中阳者，亦擢乡科，未登黄甲，素与南华先生交厚者，特来谒访。与南华先生见毕，二人比肩而坐。中阳见几上数篇文课，遂以入手细览。其中味长意佳，阅之不忍释手，评曰：「气劲词雄，意渊调苍，至其变幻风生，则非凡笔所可到者，奇品也！」于是询及南华：「此文出自谁乎？」南华曰：「乃锺石室令郎钟馗之所作也。」中阳曰：「有其父，必有其子。此子何在，欲求一见。」南华遂唤钟馗出而见之。礼毕，中阳见其面貌奇异，体态非凡，声如洪钟，眼似铜铃，遂与南华曰：「有非常之人，必有非常之用，不可以其幼稚而忽之也。」谈论一时，不觉天将暮矣，中阳遂辞而去。未审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面貌奇异令人钦， 声如洪钟眼有神。

志同天地才压众， 开口惊动世间人。

帝试钟馗

却说玉帝升殿，文武朝罢，遂与众文武议曰：「下方海州锺惠夫妇，素行积善，大施阴功，前已差天使送子与他，以续其后。今其子取名钟馗，业已长大，现在息斋书院从师肄业。今欲遣一人前去下方书院，??言其为人，再试其行事。如果立身不苟，德行无亏，后当假之以大任。」言罢，忽一人出班而奏曰：「小臣愿往。」上帝视之，乃殿前司簿总管是也。遂领玉旨，随往下方去

了。

及至书院，樵楼已二鼓矣。但见钟馗口不绝吟，手不停披。总管遂化作一美丽妇人，头带朱翠，身穿罗绮，以手叩钟馗之门。馗曰：「叩门者谁乎？」女曰：「读书辈也。」馗闻是读书之友，即起身开门相迎。忽见一美貌女子，馗遂心着一惊，喝之曰：「何方妖魔，更阑至此？欲伤吾之生乎？速去，饶汝性命；不然，吾当以剑碎汝之尸耳！」女曰：「妾非妖怪，乃住近邻家一女子也。今宵见此风清月朗，春心撩乱，私自夜游至此。听见君家书声括耳，令人可爱，特来相伴，幸勿见却。」馗曰：「吾素以节概自持，肯为此苟且之事乎！速去，毋使外人知之可也。」女复投之，馗厉声叱之曰：「吾死不相从，如为此苟且之事，非惟名节有亏，则天地神祇，决不容吾矣。」女再三缠扰，馗正颜色而远之，至四鼓方散。馗于是就寝。

次日，整衣而起，心中坦然，亦不以夜间之事告于人焉。但专心致志，不闻窗外之事，笃志潜修，只诵圣贤之书。忽看书之余，不觉心动神疲，隐几而卧，遽成一梦。梦见一长须人，头带凤翅盔，身穿黄金甲，左手执簿，右手持剑。馗问曰：「汝何人斯？」长须者答曰：「吾乃天神也。上帝遣吾下凡，稽察人间之善恶。」馗复问之曰：「至此何为？」长须者又曰：「默伺汝之为人何如耳。」馗曰：「奉道持公，正大光明，不愧不怍，无谄无骄，心事可对天日，节概凛若冰霜，吾之为人，如是而已。」长须者又曰：「汝之为人既如此，可谓天地间之端人，吾当以汝之所为，奏闻于上帝。」言罢，长须者遽尔而去。

馗着一惊，醒来却是南柯一梦。遂束衣而出，但见庭上，先生端坐于中堂，诸生排立于两傍，正在谈论书旨。馗即趋而进焉。先生已知其昼寝，乃训之曰：「子果昼寝之宰予，而以朽木自委乎？抑恃资质之敏捷，而不以书介意乎？昔周公上圣而日读百篇，孔子天纵而韦编三绝。子何不效古圣之志，而求剖其阃奥，徒踵时俗之弊习，而自塞其藩篱？勿谓今日不学，而有来日；勿谓今年不学，而有来年。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，是谁之愆！今而后，子可翻然悟，惕然省矣。庶学不断机，而亦不辜汝父母之望。子其勉诸。」馗唯唯听命，叩于先生之前曰：「适尔诵读之余，不觉心神恍惚，遂卧于几上，遽成一梦。见一长须者，头戴凤翅盔，身穿黄金甲，左手执簿，右手持剑。弟子问其何人，彼盖曰：『吾乃天神。』复问其至此何干，彼又曰：『默伺汝之为人。』弟子即以平生之操守，一一对之。彼谓当以汝之所为，奏于上帝。遂去。惊来乃是一梦，故此有违师范，实弟子之罪也。」先生曰：「此奇梦耳！当有后验。」说罢，诸生各散。未知如何，又听下回分解。

上帝遣使下凡尘， 默伺钟馗事有因。

任他用尽千般计， 始终难移铁石心。

求医疗病

却说总管返达天庭，见文武聚集两傍，玉帝升殿高坐。总管奏曰：「微臣领旨前去下方密察钟馗，化一美貌妇人，再三投试。钟馗节概自持，始终不渝，严颜厉色，远绝不已。臣未可遽信，次日复托他一梦，试其心事若何。彼对曰：『奉道持公，正大光明，不愧不怍，无谄无骄，心事可对天日，节概凛若冰霜。』臣听罢遂来。钟馗之为人如此，小臣不敢自专，伏乞万岁台鉴。」玉帝乃曰：「此人心存正大，无狐疑假鬼之诈；行事端庄，有金石不渝之操，真天下之罕有，人间之善士也。异日令他掌人间之善恶，收天下之妖魔，亦使他名登金榜，声播遐方。」言罢，玉帝退殿，文武各散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锤惠偶成一恙，心疼气喘，病有十分，死临旦夕。潭氏就命家僮求医疗治，病症愈加。锤惠呼潭氏而嘱之曰：「吾今病体沉重，不免为泉下之鬼矣。但吾儿年已幼稚，未谙世务，你可效三迁之孟母，不可钟爱，以误其终身。日后若有好处，则书香不替，吾在九泉之下，亦瞑目矣。」潭氏宽之曰：「妾闻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我与你素行积善，天必佑之，决不索你之寿。你且放心。」言讫，潭氏着家僮往书院唤取钟馗回家。然钟馗之在书院奋志诵读，苦心吟味，足不履外，有三载之期。志切经史，无鸿鹄之心。契合道妙，性天中自觉天空海阔；任意优游，灵明内恍若鸢飞鱼跃。正所谓自适其适，而非适人之适者也。

一旦，家僮至，道及父病之故，并言及母召之情。馗闻此言，魂不着体，即辞先生，偕仆而回。及至家庭，先见母，复诣父之寢室。见父病卧不起，面貌非故，乃放声大泣曰：「久违膝下，甘旨不敷，严父之病，皆因不肖之所致也。」锤惠遂嘱之曰：「你可用心于诗书，毋废志于半途，慈母之训宜听，非礼之事莫为。倘得成名，亦不负吾惓惓望汝之意。」嘱罢，钟馗咽哽喉干，应不出口，侍于父之侧焉。

自是锤惠之疾愈甚，服药不效，九死一生。举家大小，无不惊惶。潭氏就命家僮，往兴龙观请僧道建醮祈保。彼建醮之日，钟馗诚心恳祷，愿以身代。复作文一纸，祷告于天地，词甚恳切，难以尽述。醮设三日夜方止，而钟馗所作之文，达于天庭。上帝怜其心诚词恳，遂取仙丹一粒，召天使而命之曰：「你可扮一云游道人，将此灵丹救苏锤惠，不可违吾旨意。」天使领命，扮一云游道人，身背一葫芦，手持洞宾扇。及至锤惠门首，见一值门小童，询及小童曰：「汝家老爹病症，吾可以疗之。」小童进而报于夫人，遂请云游者入户，诣寢室探惠之病症，即以药与之服焉。惠自服药之余，不觉神清气爽，身体稍安。顷之，云游道人亦不知其所往。钟馗遂焚香合手而拜曰：「此天神之救

吾父，非凡医之能疗也。」自后，锤惠之疾顿痊，一家不胜欣。未知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俄成一恙重十分， 求医不效事非轻。
幸逢神仙来答救， 皆因一善感天心。
帝试钟馗

却说锤惠年值五十，正当寿旦之日，牵羊挑酒，纷纷而来者，不可胜数；缙绅大夫，憧憧而至者，不可胜穷。自是贺客填门。锤惠大开筵席，对众宾酬饮焉。钟馗亦预其列中。有学士姓张名宪，与惠素有相知之雅者，见钟馗双眉似剑，两眼员争，面貌怪异，体格非凡，心中愕然，遂问之曰：「汝读何书？」馗答曰：「诸书列传，无不通览。」又问曰：「汝能诗词否？」答曰：「诗词歌赋，颇有微能。」宪复谓之曰：「既如此，何不显生平之抱负，大展今日之雄才。」馗曰：「请以何者为题？」宪曰：「今令尊乃寿旦之日，即以寿字为题，须要句句不离一寿字，庭前且有松柏，又要长青之意。」馗遂援笔而成，文不加点，呈于大夫之前。大夫览其词曰：

寿烛光辉，寿香烟绕；寿酒满斟，寿果不少。寿比南山高，寿如松柏老。今日八仙来庆寿，浑如寿星下蓬岛。
览罢，其中词句新雅，口吻不凡，览之不忍释手。乃赞之曰：「奇才！奇才！佳作！佳作！不意如此之少年，而有如此之手段。」遂以手中所用之扇，录其词于上焉，传递于众宾共阅。众宾无不羨其才能。于是张宪问及锤惠：「令郎曾有室否？」惠答曰：「未也。」张宪曰：「吾有一女，如其不弃，则赘令郎为门楣何如？」锤惠就令钟馗拜张宪为岳父。众宾尽兴而饮，不觉斗转参横矣，众宾遂辞而去。

筵散，锤惠即与夫人叙饮，命钟馗歌诗以侑觞。馗即歌和乐之章，抑扬高下，音律莹然。二人听之，喜从天上。锤惠笑而言曰：「平生之所乐者有四。」夫人曰：「请问其四者为何？」惠曰：「天假予年寿已半百，不为夭矣，其乐一也；得与夫人朝夕欢庆，左右不离，如比目之鱼，如连理之枝，其乐二也；且生一子，宗烟有托，祀典不绝，其乐三也；况吾儿今已成材，卓犖不凡，其乐四也。」夫人曰：「何以见儿之成材也？」惠即以筵中所作之词，一一与夫人言之。言讫，但闻金鸡乱唱，更阑夜尽，二人遂入室安寝。

次日，钟馗拜辞父母诣馆。及至书院，见先生诸友毕，复入故所，潜心肄业，孜孜遑遑，须臾不离；兢兢业业，朝夕匪懈。正所谓敏而好学者也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寿高半百四乐全， 人生何幸有此年。
从兹富贵天长久， 万寿无疆福绵绵。

鼎鍤全像按鉴唐书钟馗降妖传卷之二

帝赐笔剑

却说玉帝升殿，文东武西，诸神朝拜已毕，帝呼天使而命之曰：「海州钟馗，为人劲直，精通神明，今赐他笔一枝，剑一把，纪人间之善恶，收天下之妖魔。你可赍往下方，不可违吾旨意。」天使奉旨，前往下方书院，见钟馗正在看书，遂吹气一口，钟馗一时昏懵，乃托其梦曰：「上帝赐你宝剑一把，神笔一枝，笔可以上达天庭，下通地府，人间如有善恶，可以此笔纪之。剑可以除天下之邪魅，可以收天下之虚耗，人间如有妖魔，可以此剑降之。」言讫，遂将笔剑掷于几上。钟馗惊醒，几上笔一枝，剑一把，心中且惊且疑，私自藏贮，不对人言。

是夜，群妖丛杂于书院，诸魅交集于窗前。钟馗正在吟诵书史，孤灯独照，忽闻笙歌乱拥，又见人影甚多，毫光满地，灿烂遍天。即起身开门一看，但见群妖拜于地下，齐声共和曰：「锺爷千秋！」馗即问之曰：「汝等何方妖魔？」群妖答曰：「小妖在本处古庙中暂住，得闻上帝赐锺爷笔剑，特来叩参。」馗示之曰：「汝等毋伤生灵，毋损六畜，如不听命，碎尸万断，悔之晚矣！」言讫，群妖各散。馗自嗟自叹曰：「有此异常之事，？古未闻者也。」思量一会，不觉精神疲倦，入床就寝。次早先生诸友询及馗曰：「昨宵笙歌频奏，人声喧哗，似近非近，似远非远，四鼓方散，汝闻之否耶？」馗但以不知对之。

馗自获笔剑之后，无时不以之随身藏贮焉。然本处邪魅俱已敛迹，人民尽皆叨安。未知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神笔果能通天地， 剑放毫光惊百迷。

今朝付与钟馗去， 斩鬼除妖不须疑。

送礼求婚

却说张宪，官居东阁大学士，因与僚属不睦，告归田里。一女秀英，年方二八，国色天姿，诗词歌赋，无不通晓，琴棋书画，件件皆能，真女中之魁也。学士因庆锺惠之寿，见钟馗才高貌奇，遂以其女娶之。然锺惠承学士之言，拣择过娉日期，差人赍往学士之家。盖学士自将女许钟馗之后，无时不以馗之才能，致于口吻焉。时学士夫人闲坐中庭，学士谓夫人曰：「钟馗乃乘龙之婿，吾女适于钟馗，得其人矣。意欲请他来家读书，但六礼未行，恐取诮于人矣。」正论间，锺惠之家僮，赍送过娉日期，诣于庭前。家僮遂将礼书呈上，学士览毕，亦修书一封，以达惠焉。

越数日，正值过娉之期，锺惠敬具白金百余，锦段十端，看令家僮数人，赍往学士之府。学士衣冠而出，排设香案，拜而受之。附书致意于锺惠，并

请钟馗往其家焉。自是家僮返，将学士之书，献于锺惠。惠览罢，遂唤钟馗而命之曰：「学士召汝，汝可从其召，毋拂其意可也。」馗听命，即辞父母，偕仆而往。迄其门首，令仆预报。学士至仪门而迎之。及升堂，学士之夫人出焉，馗遂拜于堂下。礼毕，学士命馗坐。馗再三推让，方隅而坐。学士设筵相待，彼此欢饮，尽醉方休，馆生于东厅。

次早，馗整衣而出，叩谢学士、夫人。学士乃谓之曰：「吾年已迈，一子全无，只有一女，今适于汝，汝即吾之子也。可在此读书，吾与时刻讲论。异日乘龙，非惟有耀于锺室，则吾门亦为之增光矣。」馗答曰：「蒙恩不弃，情联半子，万冀训诲。」言讫，馗复诣东厅，览阅书卷，无时少倦，心不外摇，口不非言，目不邪视，身不妄动。学士愈奇之。

约计一年，正值大比之秋，馗遂拜辞学士、夫人应试，学士设酒饯别。回家叩辞父母，收拾琴剑书箱，帝（主）仆由陆路而诣京师。是日，宿于海口，夜得一梦。梦见长须者与之言曰：「上帝赐汝笔剑，汝何不见之于行事，徒藏于无用之地？」言罢，遂去。次日，馗早起，猛做自思曰：「昨宵得一梦，梦见向日之长须者，命吾以笔剑施之行事，今将何事可以行之？」展转踟蹰，嗟叹不已，一路勉强，略无喜色。未知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男才出众女貌贤，永诣秦晋美双全。
须信婚配皆前定，方知姻缘不偶然。

雷击雉精

却说神上岭有一野雉精，往来客商受其害者不可胜纪。时有吴潭一卖糖客人张一本，由此处经过，至鱼潭发卖，投一万家酒店住歇。店中有一妇人，甚是美貌，与一本眉来眼去，情甚绸缪，但店中人众，不能近身。一日，糖货卖尽，遂收拾回家，行路之间，念念只想此妇人。不觉天晚，至神上岭，上下二十里，俱无歇店。一本自思：「前往恐途中又有歹人，不免在此岭头亭内暂宿，候天明方去。」一本遂宿于亭内。雉精见一本一人独在亭宿，即变作酒店妇人，啼哭而至。一本视之，乃酒店中女子也，心中不胜欢喜，遂问之曰：「汝啼哭而来，一人将欲何往？」女答曰：「因我与你笑谈，丈夫疑我与你有私，十分拷打，难以安身，私自逃回母家。」一本曰：「天假良缘使我与你相会，三生有幸矣！如肯见怜，则死不忘恩。」遂携女求欢。女半推半就，一本欲心愈炽。女即与之交欢，丁香半吐，两身相偎，一本尽兴云雨二次，兴阑方休。至四鼓，女不见踪迹。一本惊慌，候天明方回。及至家中，容貌非旧，狂言乱为，手舞足蹈，逢人即打。其母与妻甚是怕恐，遂请先生占卦。那先生道：「被妖怪所惑。」遂着人求法师治之。不愈，其妻朝夕忧惶。

忽一夜，其妻得一梦，梦见一神人与之言曰：「你丈夫被精怪所迷，凡人

不能治之。来日午时，有一人至此经过，乃海州钟馗是也。头戴儒冠，身穿皂袍，乘白马一疋，携家仆数人，天下之妖怪见之，无不远去。你可求他救汝丈夫性命。」其妻觉来，却是一梦。

次日，对姑言之。姑曰：「不可不信。」其妻遂命人在门首立等，并无一人往。候至午间，见有一人头戴儒冠，身穿皂袍者经过。遂拦住马头，请入内室。其妻问曰：「莫非海州钟相公也？」馗曰：「汝何以知之？」其妻遂将梦中之言，又将丈夫被迷之故，一一告于馗焉。馗自思曰：「前日梦见长须者，命我以笔剑施之行事，今值此人，不知被何妖精所迷，当以笔剑验之。」于是命仆开书箱，取出笔剑，写文一纸，对天焚之，复将宝剑一击。其被迷者乃往言曰：「钟爷在此，我当速去。」顷之，天昏地黑，霹雳一声，击死一野雉在于阶前。馗心中暗喜，观者与同往之仆，无不以为骇焉。自是被迷者，亦不狂言乱为，一旦而愈。其母与妻问之，一本乃曰：「向日至鱼潭卖糖，投一酒店住歇，店内一妇人甚是美貌，我求之不得，寤寐思之。一日糖货卖尽，收拾回家，至神上岭天暮，上下二十里俱无人家，我思夜行身上带有财物，犹恐途中又有歹人，是夜就在岭上亭内暂住。不料妖怪变作酒店女子，啼哭而来。彼时不觉被其迷惑，若非钟相公至此，几为怨鬼矣！」言讫，遂同母与妻叩谢于馗之前，号馗为神人也。馗一面令仆收拾行李，前诣京都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郊外山鸡变雉精， 日埋夜出变人身。
钟馗伸诉雷霆怒， 击死妖魔堕狱尘。
立斩石马

却说女而殿一孙氏宗祠内有石马二疋，世远年深，遂成一精。或变男子而奸宿人家之女子，或变女子而迷惑往来之男人，或朝出而吸六畜，或暮出而残田禾。男女受其害者，不计其数；田土荒芜者，比比皆然。此处人民屡遭残害，无法可治。五谷有种无收，久已穷困，甚且壮者散于四方，老者死于沟壑。人家未晚，先已闭户，客商至此，不敢住歇。其为民间之害，匪浅鲜也。

时馗往京，经由此处，天色将暮，又无店房，只得投入人家。那人家姓张名让，有妻秦氏，年将六旬。生有四子：长子宽，次子裕，三子温，四子柔，因往外游，俱遭白马精陆续害死，不见踪迹。张让夫妇正在私室号泣，哭声未绝，忽闻堂上人声喧嚷，让即出而视之，馗遂告以求宿之故。让见馗之貌近怪异，疑是石马精，不肯留宿，愕然谓馗曰：「此乃住居，非客馆也，速宜前往，不可耽误。」馗再三哀告，让方与之宿焉。询及馗曰：「公家住何处？姓甚名谁？至是将欲何往耶？」馗答曰：「姓钟名馗，海州是吾家也。今因赴京应试，经由此处，至是天暮，又无歇店，只得强投贵宅，幸勿见责可也。」让

见馗之言谈从容，信是读书辈也，遂设酒相待。

饮酒之间，内室哭声不已。馗闻之于耳，乃问诸让曰：「贵宅有悲哀之声，何故也？」让答曰：「因吾儿死于非命，吾妻痛之甚切，以致朝夕号泣。」馗复问其儿死之故。让答曰：「此处孙氏宗祠内，有二石马精，人受其害者，难以计数。经今百余年，人不敢入其祠。吾有四子，俱被此精陆续所害，毫无踪迹。且吾夫妇年已六旬，无人依靠，不免死为失祀之鬼矣。」馗听之，不觉泪下。遂问之曰：「石马今在何处？」让答曰：「越此不过咫尺之间耳。」馗闻此言，一夜不寝，令仆求灯看书。

至天明，馗带剑随身，问让曰：「欲往石马处一看，何如？」让曰：「不可！」馗再三要往，让不得已，引馗至其门首。馗遂持剑挺身而进，以剑断二石马之头。但见血淋满地。闻者无不来看，众人皆号馗为天神降也。让与众人再三拜谢。馗自斩了石马，即别张让，同仆诣京。自是张让捐财建一祠宇，塑馗之像于其内焉。香烛不缺，祭祀以时，自后此处人民俱已安乐，五谷尽皆丰熟。谣言曰：「此锺相公赐也。」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孙氏祠中二马精， 食残六畜吸万民。

钟馗至此将剑斩， 血淋满地众骇闻。

收除鳖精

却说钟馗一旦诣京，寓于化龙门一山长公书院居住，其中应试者有数十人焉。隔书院数步之外，有一铜更桥，妓家甚多，诸友相邀而往，惟馗潜心于书，足不履非礼之地。

时有同寓余华烈者，素好风月，至铜更桥见一妓者站立门首，眉如柳叶，口似珠红，异香逼人，甚是美丽，真天地间之国色也。华烈见之，神魂飘荡，遂携友入其户而谒之。询及妓之姓名，妓曰：「姓李名月仙。相公之姓名，妾愿闻焉。」华烈即以己之姓名告之。月仙见华烈言谈清雅，举动从容，起身密告其妈曰：「此相公必久历风尘者，非浅浅村俗辈也，宜设酒相待方是。」其妈遂然之，即设酒留华烈饮焉。款待酒至半酣，月仙与华烈情甚绸缪，至暮二人携手入房，解衣而寝，极尽云雨之欢。

次日，华烈早起便回，正所谓「得趣便抽身」者也。及至寓所，面如菜色，容貌非常。自觉身体不安，谓诸友曰：「考期在迩，贱体不爽，如之奈何？」诸友皆哂其用力太过。越一日，饮食不进，病卧不起，求良医治之，亦不见愈。

忽一夜，馗得一梦，梦见神人曰：「余华烈今被妖所迷，你可与之速除，毋使伤其生也。」馗觉来是一梦。次日携诸友诣华烈之寝处，鞠其得病之由。华烈以实告：「向日至铜更桥，见一妓者十分美貌，遂诣其家求宿一宵，次早至寓

，精神疲倦，坐卧不宁，遽成一疾。」馗暗地自思曰：「这妓想是怪异，吾往除之。」别诸友，至己之寓所，身藏宝剑，出而谓诸友曰：「今在寓所觉无意绪，得闻铜更桥有一妓李月仙，色倾城国，欲携数友前往傲游，乐饮一会如何？」中有一好事者姓张名纲，与之偕往。及至月仙之家，月仙乃一鳖精，明知钟馗藏剑而来，馗心中错愕，遂托病不出。馗问其妈曰：「有何病症，吾可以治之。」月仙听馗之言词不善，知不能脱，遂变作本相，潜入房中土穴藏缩。馗再三要见，既而李妈诣月仙之房，唤月仙出。并不见其踪影，心中惊慌，出告馗曰：「适相公要见女儿，妾往房中唤他，不见踪迹。况今青天白日，又无别门可走，不识以为何如？」馗已心中明白，微笑而言曰：「有此异事？」与馗同往者不信，乃曰：「此诈言也，必是这妈儿藏了，故将此言抵饰，诚可恶之甚也。」遽尔起身大骂一场，要打李妈。馗再三劝解而散。

上帝遂传旨，差天使召本处城隍。一时间，城隍亦至，拜于丹墀。上帝叱之曰：「铜更桥妓家，有一妖魅迷害生灵，汝为一郡之主宰，为何表里为奸，致令虎兕出柙耶？」城隍奏曰：「京都地广人稠，稽察不周，臣罪该万死，望乞恕饶！」上帝听罢，示曰：「是何精怪，你可前去速拿，星驰解报。如迟，定行重治不恕！」于是城隍领旨，离天庭至本司，牌差鬼判前往铜更桥密拿妖精。鬼判至李妈家，搜寻不见，回见城隍，禀曰：「蒙差鬼判前去妓家拘拿妖精，并无踪迹，不知逃匿何处？伏乞添差阴兵，同去捕获。」城隍即添差阴兵，遍城严拿。不知去向。于是鬼判带统阴兵，复至李妈家覆寻。见房中有一土穴，鬼判就令阴兵至穴，四探其声息，乃是一鳖精也。自是鬼判即令五六个阴兵，一齐而进。只见那鳖精躲在一傍，就被阴兵拿住，锁见城隍。城隍解见上帝。

上帝见城隍解到鳖精，心中欢喜，遂封其为天下都城隍，复嘱之曰：「你可差人将此妖怪押至铜更桥李妈家，待钟馗来斩之，庶邪妖有警，亦可以为天下好色者之戒。」城隍领旨去了，就令阴兵锁押鳖精至李妈家。那阴兵遂将鳖精锁于李妈家床脚之下，候钟馗至而斩之。然馗自申疏祷天之后，不觉五日，毫无验证，心中忧闷，一时气绝，惟有心内温热。在寓诸友，无不为之悲悼。少顷馗复苏，谓诸友曰：「适间上帝命我去李妈家斩一鳖精，如今方回。」诸友皆以馗为谎言，馗即取剑与诸友视之，尚有血迹未干。诸友遂同馗诣李妈家去看，只见房中床脚下，果有绳缚一鳖，斫去一头。李妈即问：「此鳖从何而来？」馗曰：「乃前日不见之月仙也。」众妓皆以为骇，诸友莫不愕然。馗遂同诸友回寓，至华烈之寝所，但见华烈病症一时而愈。馗谓华烈曰：「若非吾除此妖，兄之性命几为之吸矣。」华烈再三拜谢，后亦无恙。自是馗之名誉愈显愈彰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剑气冲霄贯斗牛， 斩邪斩鬼有缘由。
螫精何处藏身也， 一剑须教万鬼休。
赴试不捷

却说钟馗赴试已毕，越日榜出，报同寓中者有七人焉。馗问报者：「见有钟馗否？」报者答曰：「未之有也。」馗听此言，一时昏闷。随往之仆，甚是慌张，即将滚汤灌救而苏。仆宽之曰：「谚云：『留得青山在，何愁无柴烧。』况相公年纪尚茂，今科不中，来科必掇首选，且自宽心，不必忧闷。」馗曰：「十年寒窗之苦，只望一举成名，与父母争气，与祖宗争光。今日不捷，有何面目见我爹娘！我今亦不回家，闻有一终南山，天下之胜景，士大夫皆游于此，不免收拾行李书籍，前往他处读书，以待下科考中方回。」仆解之曰：「穷通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今相公不中，时也，命也，运也，何必以此介意。自从起程之日，老爷、夫人不啻言之谆谆，及离家两月之余，老爷、夫人在家悬悬而望；况相公独自一人，上无兄之可倚，下无弟之可托，谁问寒暑？谁供甘旨？须要回家，不可游于外郡，以重老爷夫人之忧。小人之言虽属鄙论，乞相公三思而行，再思可矣。」馗听罢，乃曰：「慈乌尚知反哺，豺狼犹然报本。禽兽且如此，况人为万物之灵，反禽兽之不若耶？吾非不欲朝夕承欢于膝下，左右就养于亲前，奈功名未就，羞返故园，庭闱有缺，抱恨终天，此吾之郁抑而难诉者也。奈之何哉？你可速收拾行李，前往终南山，毋俟迟滞也。」

于是仆再三苦劝不允，馗遂带仆前往终南山，路经地名河口，天暮，遂歇宿于客店。见有一老者须鬓皓然，至店乞食，声声叫苦。馗问其故，老者答曰：「因儿子媳妇不孝，逐我出外，日食难度，无处栖身，适见相公到此店中，特来求些粮米度活，千载奇逢，万望垂怜。」馗复问之曰：「你儿子媳妇如何不孝，从头说与我听，就将银米与你。」老者答曰：「一时难以尽举，试以其大略为相公言之。小人姓李名典，妻秦氏，生二子：长名克仁、次名克义。不幸克仁早逝，克义幼时亦尽孝道，因娶了媳妇姚氏，听枕边之言，一旦变其初心，忤逆不孝。忽一日，克义私自买鱼一尾，与媳妇烹之，二人暗地自食，不想被我妻子看见，彼时说他几句言语。姚氏怒嗔双目，唆儿将母推倒在地，伤额血流不止，逾月而亡。复将我逐赶在外，衣食不供，情若可怜。」馗听罢，乃仰天而叹曰：「天下何家无亲？何家之无子？从未有听妻言致母于死，逐父外居者。此等之人，天必不容。」言讫，遂多将钱米与老者去，至是一夜不寐，诚心具疏一纸。疏云：

馗不才，非不欲天下安于无事，但世风浇薄，人心不古，臣不忠君者有之，子不孝亲者有之；从未有奉妻言若神明，视父母若胡越，如李克义也者。方且致母于死地，逐父于外栖。若不早除，其渐愈长。谨具疏文，上陈天听，明

彰报应，庶天下之为人子者，知所警省，而纲常亦不倒置矣。

鼎锲全像按鉴唐书钟馗降妖传卷之三

超度秀英

却说锺惠览罢钟馗之书，与潭氏双眉攒蹙，泪流如珠。呼家僮而叱之曰：「你跟相公，须当左右不离，为何你一人独自回家，弃相公而不顾耶？」家僮禀曰：「小人再三苦劝相公回家，相公坚执不允，非干小人之事。」锺惠复问之曰：「相公有书与学士否？」家僮答曰：「有书在此。」惠接过手，看其护封，就与家僮传送学士之家。学士与夫人正言及钟馗诣京之后，杳无消耗，说犹未了，适馗之家僮至焉。学士、夫人喜不自胜，遂问及家僮。家僮将前事告知一遍，复以书呈于学士之前。学士览其书云：

不才婿钟馗百拜致书于岳丈老大人、岳母老夫人之前：蒙恩不弃，情联半子，别后心如痴醉，未尝顷刻忘也。今应试不捷，有辜浓望，故园羞转，奋志终南。聊具数字，以表微肠。

学士览毕，与夫人不胜慨叹。学士之女秀英，闻馗不回之音，未免有伤春之意，朝夕忧闷，遂成一疾，百医不治，旬余而死。学士、夫人痛哭不已，遂遣使报知锺惠。惠与夫人亦甚悲哀，即备祭仪往吊之，仍一面着家僮前去终南山报知钟馗。然馗之在终南山，虽用心于诗书，奋志于灯前，而神思梦想，亦无时不致念于家乡。适一旦家僮至，道及前事。馗号泣不绝，痛彻心髓，就令家僮买办祭仪，作文一纸，遥空拜祭。文曰：

惟灵秉性兮，仁恕温良；惟灵持身兮，淑慎贞常；言词缄默兮，声不外扬；懿德幽闲兮，确守闺房；不违姆训兮，举动端庄；芳名显赫兮，与日争光。宜与松柏兮并茂，与连理兮齐芳。正期永诣兮千岁，孰知一恙兮遂亡。今生兮誓不再娶，惟灵兮早升天堂。

读罢，将文焚于炉内，其悲哀之声，甚是惨切，见者无不涕下。

祭毕，复请本山僧人大做功果，超度秀英。是夜馗得一梦，梦见上帝差金童玉女，手持长旛，迎秀英上升天界。馗觉来是一梦，心中将疑将信，且喜且忧。猛然自思曰：「此事不可不信。」长吁数声，仍复就寝。然自……（下阙）

□□□□

……（上阙）查核，即日回报。钟馗领旨，出午门外，前有金童玉女，各执长旛、宝盖，引往冥司去了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海州有一举子，姓程名巢，亦擢黄甲，职授翰林编修，与钟馗住居相连。及回家，报知锺惠夫妇。惠与潭氏闻此言，肝肠尽裂，一齐昏闷而死。上帝即差金甲神人，引锺惠夫妇竟入天庭，参拜上帝毕。帝□之曰

：「汝夫妇二人，素行积善，阴功浩大，超升天界；若作恶之人，永堕地狱。」惠奏曰：「臣子钟馗，忝中状元，因唐王罢其前职，触死金阶，不免为幽冥之怨鬼。」上帝听罢，乃曰：「汝男钟馗，业已先诣天庭，我差他往冥司稽查善恶。汝媳张氏，见在仙宫。俟汝之男至日，许你一家相会。」言讫，锤惠夫妇叩头谢恩。帝遂置锤惠夫妇于逍遥宫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捐生就死脱凡尘，更往天庭诉事因。

玉帝委他查冥府，后来骨肉两相亲。

刀山地狱

却说钟馗往冥司，差一天兵提一面虎头白牌，上书「奉天查理冥司」六字，在前又有金童玉女引道，行不多时，来到秦广大王第一殿。大王出而迎之，升堂礼毕。钟馗即吊取历年善恶文册。既而鬼判赉册至，钟馗逐一细查。见有一不孝者，底册李成，正册李盛，姓同名异。心甚疑惑，就于册内朱书「驳查」二字。

及查毕，前往刀山地狱。至狱门首，鬼判跪迎。及至于狱内，但见冰山如玉，高高下下，迭迭层层，上生刀尖，犹如麻林。山上之冤魂，有钉其手者，有钉其足者，有钉其背者，有钉其腹者，又有肋横倒挂者，又有皮肉零落者，不可胜数。钟馗问鬼判曰：「此等冤魂，原在阳世作甚恶事？」鬼判答曰：「不忠不孝，娼妓淫妇，毁骂公婆，贪官污吏，诈害良民，杀人放火，欺心骗人，占人妻小，惯用假银，害人利己，磊债坑贫。」钟馗听罢，乃曰：「宜乎！宜乎！」遂吟诗一首：

山上生刀万万千，冤魂叫苦走如烟。

皆因在世为非事，将你高挂在刀尖。

吟毕，见山上有一钉手冤魂，声叫冤枉。钟馗就令鬼判放他下来，仔细审鞠。那冤魂道：「在阳世平生孝顺，毫不非为，遭此冤枉，难容分诉。」钟馗复问其姓名，冤魂答曰：「姓李名盛，因同郡有一李成家甚饶富，作恶千端，侮骂爹娘，罪犯天条，鬼王牌差阴兵拘寻。不料阴兵得钱卖放，捉生替死。罪出无辜，情惨可怜。今见锤爷，如睹天日，恳乞超豁，冤抑得伸。」钟馗听罢，乃呼鬼判而示之曰：「及查册内姓同名异，已经驳查，似此冤陷，甚非法体。」言讫，遂将李盛放回阳世，仍着令本司严拿正身，重治阴兵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无常二字实难逃，不怕贫穷与富豪。

牛头狱卒来催去，无计留人过一宵。

寒冰地狱

却说钟馗离了刀山地狱，往北正行数里，下一山坡，忽见林中透出楼阁殿

字，又见一牌坊，上书「水火关」三字。及至关前，那水火大王迎接进衙，设宴款待毕，复差夜叉护送往初江大王第二殿去了。大王见钟馗是玉帝之命臣，即出仪门外迎之，携手同入殿内。礼毕，大王遂命鬼判送册查理。钟馗仔细考核，中间并无差错，即辞大王前往寒冰地狱。

行不多时，早到地狱门首。见一虎头衙门，又见牌坊上书着四个大字「寒冰地狱」。鬼判跪门迎接，及入衙内，夜叉手执牙棒铁棍赶出冤魂，犹如群羊而走。又见冰山如玉，水流如注，滚滚滔滔，流将下来。冤魂啼啼哭哭者，不可胜数。那夜叉将冤魂身上衣服、巾帽，尽皆剥落，各打数百棍，遍身流血，叫苦连天。钟馗问鬼判曰：「此等之人在阳世干何恶事？」鬼判答曰：「多在阳世不行正道，哄骗良人，奸夫奸妇，娼妓卖婆，占人田产，劫盗财物，权臣逆子，剥诈乡民，各色不行正道之人，多上冰山，水遶数度，打三百狼牙大棍，受罪无边。」钟馗听罢，复唤冤魂逐名细审，乃曰：「罪不容赦者也。」遂离了寒冰地狱，前往第三殿去了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寒冰地狱水淋流，剥去衣裳冻缩头。

只见夜叉将棍打，受罪无边痛不收。

锯解地狱

却说钟馗过了水火关，辞了初江大王，离却寒冰地狱正行，忽见前面有二大高山并立，名曰「双峰」。山中间有一条大路，入进山坞，又并立两峰，名曰「荆棘岩」，藤萝遶树，如帐遮天。行不数里，又见怪鸟：人言别歌、念佛鸚鵡、题诗花禽，如凤有两头四足者，有两肢独足者，又有四肢两尾者，异鸟不计其数。

正观看间，忽见一牌坊，上书「鬼门关」三字。一入关内，但见恶鬼乱乱纷纷，□天鬼、顺风鬼、千里眼鬼、听壁三尸鬼、青面鬼、红头鬼、白面鬼、猪首黑面鬼、二角鬼、五花鬼、青头鬼、琉璃鬼、寻山鬼、伏路抱口鬼、飞来鬼、蛇形鬼、豹头鬼、牛头鬼、马面鬼、呼风唤雨鬼，不计其数，跪门接送。

不觉又来到宋帝大王第三殿，钟馗与大王礼毕，大王遂设筵相待，复送册查理。钟馗一一细阅，见《纪恶册》内，有一「李克义」名字。钟馗愕然自思曰：「此人逐父外居，致母死地，在阳世已被雷轰，今又受罪冥司，此恶报之理也。」阅毕，遂辞大王，往锯解地狱去了。

行不多时，又见衙门一所，牌坊上书「锯解地狱」四字。一至门首，但见注禄判官、夜叉小鬼，纷纷迎接。及至狱内，冤魂千千万万，嚎哭而跪于两傍。钟馗见其啼哭，疑有冤枉者，逐名细审，无一可释者。审毕，又见东廊下两个夜叉，将板夹着一个冤魂，用绳绑缚，锯作数截。钟馗问之曰：「此等冤魂，在阳世作甚恶事？」夜叉答曰：「他在阳世不孝。有一日买鱼一尾烹熟，瞞

了父母，夫妇二人暗地食之，被其母看见，言其不孝，他就听妻之言，将母推倒在地，负伤而死。其母不甘，就在前情具告冥司，拿至地狱，受此重罪。」钟馗听罢，复问曰：「此一冤魂，何处人氏？」鬼判曰：「乃河口李克义也。」钟馗云：「情真罪当，信不枉矣。」言讫，遂离了锯解地狱。

行不多时，见一高台，名曰「望乡台」，高接天汉。又有许多冤魂，有望东哭者，有望南哭者，有望西哭者，有望北哭者，嚎陶大叫，哭声震天，日夜不绝。台上涕泪，如大雨下。钟馗叹曰：「皆因你在阳世不行正道，故受此苦。」言罢，前往第四殿去了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望乡台上人人泪， 锯解狱中个个悲。
都为名利遭此难， 劝君修善念阿弥。

磨磨地狱

却说钟馗过鬼门关，辞了宋帝大王，离了锯解地狱、望乡台，不觉又来到伍官大王第四殿。大王闻知钟馗来到，遂亲迎于仪门之外。二人入殿礼毕，钟馗即取册查核。顷之，鬼判捧册至案前，钟馗细查，见底册比正册多增三名。遂问鬼判曰：「正册比底册少将三名，是何故也？」鬼判答曰：「新来犯人未及造入正册。」钟馗复问之曰：「此三人者在阳世因何事拘至冥司？」鬼判曰：「冯信为弘农牧，朱武乃冯信之吏，沈别是一土豪也。因鲁细借沈别之银，临期不还，沈别纠统多人，拆毁其房屋。鲁细与之讲论，沈别遂喝令多人实时打死。鲁细之母具情告县，沈别事亏，魃将白金二百，央吏朱武送与冯信，不究其罪。以致鲁细不甘，诉告本司，就差鬼使去拿。今日方到，填造不及，望乞海涵。」钟馗听罢□□：「贪官污吏，磊债杀人，此法所不容者！」言讫，遂辞大王前往磨磨地狱。

正行，见有一大衙门，牌坊上书着「磨磨地狱」四字，远远闻得轰轰烈烈之声，犹如雷鸣，再无断绝。又听得冤魂等鬼，嚎陶大哭，哭声震天。行至衙门首，鬼判跪迎。及入衙内，又见夜叉小鬼无数，拿冤魂作恶之人，推入磨眼，即刻粉骨碎身，形如豆腐，血流满地。钟馗看罢，乃曰：「汝等不可错将修善之人受罪，如有此情，查出定行反坐不饶。」夜叉答曰：「此等冤魂，皆在阳世不修片善，不公不法，上不忠天子，下不孝父母，故将磨磨，打入羽毛等类。若修善之人，送往升仙桥，决不敢将他受此苦难。」钟馗听罢，遂离了磨磨地狱，前往第五殿去了。未知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黑暗地狱最难禁， 天生大磨好惊人。
洗垢为新行好事， 无忧无虑见阎君。

沸油地狱

却说钟馗辞了伍官大王，离了磨磨地狱，行不多时，又来到阎罗大王第五

殿。大王与钟馗见毕，即送文册查理。钟馗逐一查明，即辞大王前往。行数里，见一高山，名曰「铜蛇铁狗山」。其山中有一条大路，甚曲难行，光滑如镜。走进坞内，行不多时，左手山坡下，有水、草、土、木毒蛇四种，来来往往，不知其数；右边山坡下有大、小、粗、细恶狗四种，乱乱纷纷，不可胜纪，都赶来咬伤冤魂之肉。那冤魂啼啼哭哭，叫苦连天。钟馗见其啼哭，乃示之曰：「皆因你在阳世，不修片善，故受此苦，何足恤哉？」言讫，复往前行。又林中现出一所琉璃宝殿，上接青云。看看将近，牌坊书着「大蟒关」。及至门首，鬼王接入衙内，设酒款待。饮毕，钟馗起身，前往沸油地狱。

正行，远远望见一红门，上书「沸油地狱」四字。及进门内，但见火焰冲天，有鼎锅千万余口，闻得油铛里淘浪响声，犹如雷鸣。又见夜叉、小鬼担油、运柴者，胜似蝼蚁过路者，更无断绝。又见大力鬼，将四五个冤魂，丢入油锅，叫声不绝。又见小鬼各执铁钩，搭出冤魂之肉，作饭而食之。钟馗看罢，遂呼鬼而示之曰：「此等极刑，不可及于无辜之人！」鬼判答曰：「这伙冤魂，皆在阳世片善不修，故罹此刑。」钟馗复问之曰：「在阳世作何恶事？」鬼判曰：「有一冤魂，姓余名勋，家资巨万，素好嫖赌，其父屡谏不悛。后家业荡尽，开一酒馆。忽一日，有一湖州卖布客人周良，带本百余，同仆二人投宿店内。余勋见其财物，突起狼心，是夜将药酒毒死周良主仆二命。店内掘一深坑，埋其尸首，外人并不知觉，故受此罪。又有一冤魂，姓张名标，倚势吞人，酷贪风水，强将父柩侵葬吴义祖穴。彼吴义得知，登山哭阻，就被张标持斧砍伤，流血而死。又有二冤魂，郑子华、王氏桂芳。桂芳之夫黄绣，往外经商，数载未回，桂芳就与邻居子华通奸，情如胶漆。忽一夜二更，桂芳与子华正在共枕而寐，听见黄绣声音叫门，子华惊慌，闪入重壁内躲缩。桂芳遂出外开门，见是丈夫，心中不悦，同入房中叙话。一时黄绣不觉神倦，入床就寝。桂英见其熟睡，出与子华商议：『我丈夫今日回家，更阑夜尽，并无人知，不免害了他的性命，我与你永为夫妇，岂不美哉！』子华听允，遂持刀一把，直入房内，杀死黄绣。此数人者，在阳世不修片善，故受此苦。」钟馗听罢，乃曰：「宜加此刑，以为作恶者之警。」言讫，遂离了沸油地狱，前往第六殿去了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粉墙八字一牢门， 「沸油」二字上头存。

锅内冤魂声叫苦， 只因前世害良人。

磔捣地狱

却说钟馗辞了阎罗大王，过了铜蛇铁狗山、大蟒关，离了沸油地狱，又来到变成大王第六殿。大王与钟馗礼毕，钟馗即调取善恶文册。顷之，鬼判赍至。钟馗细阅，查得册内开除恶人一十三名。遂唤鬼判而问之曰：「册内因何开

除恶人一十三名？」鬼判答曰：「有一人姓夏名柏，黑夜打劫黎辛之家，利其财物，复杀其六口。次日，亦不知是何人劫杀，具情告县访拿，并无踪迹。以致黎辛不甘，诉告冥司。差役拿至，即将夏柏严刑考讯，供称与前一十三人同伙打劫。就牌差夜人小鬼前去拘获。赴司逐名细审，俱系仇叛，实时放回阳世，故此册内开除。」钟馗听罢乃曰：「诬杀良善之人，罪不容于死。」言讫，遂辞大王。

前行数里之遥，远远望见一座山，名曰幽怪山，垂崖峻岭，荆棘藤罗拦道而生，又见中立一牌坊，上书「急脚关」三字。及入关内，急脚大王正来迎接，与钟馗见毕，复设宴相待。饮罢，遂差夜叉护送钟馗前行。走不多时，但见无数冤魂，悲悲哭哭。又见夜叉小鬼将冤魂脚上鞋袜，尽情脱去，又有许多夜叉各执狼牙铁棍等物，将冤魂打赶得急走如飞。路上俱是蒺藜、碎石，荆棘横生，冤魂痛哭，乱奔乱走。钟馗见其痛哭，乃问及夜叉曰：「汝等因何将冤魂苦打？」夜叉答曰：「在阳世不孝父母，不敬长上，乱伦败俗，淫人妻小，恃势吞贫，骗人财本，指官诬诈，剥害良民。」钟馗听罢，乃叹曰：「恶有恶报！人生在世，须要修善，若作一恶事，天地必不容之矣。」言讫，一直径往。

忽见一大衙门，朱壁红墙，牌坊上书着「碓捣地狱」四字。那鬼王闻知是钟馗来到，遂出而迎之。引进入内，但见夜叉小鬼千千万万，都是巨口獠牙，头有双角，青面红首，其声如雷，口似血盆，牙如剪刀，眼似铜铃，往往来来，不知其数。又见天生大石臼一对，以大木作柱，数十夜叉踏起，半空而下，响如霹雳之声，惊天动地，响声不绝。又见小鬼将冤魂放入碓捣，其骨如粉，其肉如泥，众饿鬼随意而食之。钟馗看毕，遂问及鬼王曰：「为因何事而得此罪？」鬼王答曰：「都是卖国权臣，败家之子，不仁、不义、不信之人，侮骂爹娘之辈，不敬六亲之徒，暗计害人之汉，娼妓淫妇之流，故将碓捣之。」钟馗听罢，乃曰：「此等之人，宜以此刑治之。」言讫，遂离了碓捣地狱，前往第七殿去了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莫道恶人无恶报， 恶人各有恶根源。

割舌牢内真受苦， 皆是前生作孽来。

割舌地狱

却说钟馗辞了变成大王，过了幽怪山，急脚关，离了碓捣地狱，不觉又来到泰山大王第七殿。与大王礼毕，查其册籍，俱无差讹，遂辞大王前往。正行之间，遥望见一山，名曰玄玄山，俱是高山峻岭，石壁垂岩。进一山径，四顾寂寞，无人往来，感叹而行。望见一牌坊，上书着「三教关」三字。及入关内，又见一衙门，墙粉八字，中间一座门楼，约高一百丈，名曰玄黄门；左边一

座大门，名曰空门；右边一座大门，名曰沙门。玄簧门，儒者行走；空门，释者行走；沙门者，道家行走。及至其所，见有一人，头戴凌云巾，身穿蓝衣，一个小童拿书数卷，随后而行，就与钟馗相遇。钟馗与之言曰：「兄莫非在阳世从游于南华先生之陈子奇乎？」奇曰：「然也。」遂问馗曰：「兄莫非昔日同窗之锺生乎？」钟馗答曰：「是也。」奇遂请钟馗至家，复询及起居，钟馗告以上帝所命之故。既而设酒相待，各摅契阔之情。饮毕，钟馗起身拜谢。奇遂送馗于大门之外。钟馗乃曰：「就此辞别，再不顾矣。」

言讫，前行数里，不觉又到割舌地狱，鬼判迎接，直入衙内。两边齐齐整整，夜叉小鬼各执狼牙大棍、刀、斧、钩、枪、绳索、器械等件，排立两傍。又见廊下梃柱万万千千，柱上絀着冤魂，叫苦连天。小鬼各将铁钩钩出罪人舌头，以刀割之，人人鲜血淋淋。钟馗看罢，乃问及鬼判曰：「为因何事割其舌头？」鬼判答曰：「他在阳世以虚为实，无中生有，较长论短，说是道非，故此割舌、剜心之报。」钟馗听罢，乃曰：「此可为妄言生事者之戒。」言讫，遂离了割舌地狱，前往第八殿去了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无常二字实难逃， 不怕官员并富豪。

阎王限你黄昏去， 谁敢留人过一宵。

称秤地狱

却说辞了泰山大王，过了玄玄山、三教关，离了割舌地狱，不觉又来到平等大王第八殿。与大王礼毕，遂查其册，中间并无差讹，就辞大王前往。行不多时，远远望见一大高山，名曰霹雳灵宝山。垂岩峻岭，两峰并立。正行之间，又见一牌坊，上书「雷公关」三字。关门大开，鬼王出关迎接。及入关内，但见大小长短，青、红、黑、白各色等鬼，乱乱纷纷，不知其数，犹如群羊而走。夜叉小鬼往往来来，更无断绝，胜似蜂拥而入。又见两边有角青头鬼，右手执锤，左手执针，有作恶之人走过，打破天灵，饿鬼食其脑浆。又见青面红头鬼，鼻出烟，口喷火，身披虎豹皮，嘴长三四尺，食冤魂之肉，如食馒头。又见黑头白角鬼，身長二丈，巨口獠牙，食冤魂四足，如食藕菜。又见大力鬼，身有六丈，牛头铜目，云鼻高额，将冤魂囫圇吞之，如食馄饨，当作点心。又见尖嘴长脚鬼，食冤魂之血，如饮茶酒。又见冤魂哭声震天，绵绵不绝。钟馗见其啼哭，乃呼鬼判而示之曰：「汝等当奉公正法，不可妄将无过之人，打破天灵。」鬼判答曰：「此等之人，皆在阳世不修片善，作恶多端，故受此苦。若善人，永不落于此矣。」

钟馗听罢，遂往前行。忽见一衙门，甚是高大，牌坊上书着「称秤地狱」四字。及至狱内，但见架子千千万万，将冤魂吊起用秤称之，以刀割其肉。那冤魂叫苦连天，鲜血淋下。钟馗问鬼判曰：「为因何事而割其肉？」鬼判答曰

：「他在阳世损人利己，害众成家，故此割肉填还补报。」钟馗听罢乃曰：「此可为贪得者之戒。」言讫，遂往第九殿去了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鼎锬按鉴唐书钟馗降妖传卷之四

木驴地狱

却说钟馗辞了平等大王，过了雷公关，离了称秤地狱，不觉又来到都市大王第九殿。大王出而迎之。及入殿，礼毕，遂厚宴钟馗。宴毕，钟馗取册稽查，鬼判实时送至。钟馗细阅，查得册尾未书年月，乃呼鬼判而言曰：「册内不造年月，是何故也？」鬼判答曰：「因锺爷取册甚紧，忙中失错，望乞海涵。」钟馗听罢，亦不与之论究，遂复前往。

正行间，忽见一虎头衙门，上书「木驴地狱」四字。将近狱门首，鬼使纷纷迎接。及入狱内，但见木驴木马，千千万万，驴背多有梃柱，将冤魂绑于其上。夜叉小鬼各执铁钩、尖刀，要剐冤魂之肉，轻重不等，有剐二十四刀者，有剐三十六刀者，有破肚腹者，有粉骨碎筋者，有化为天尘者。狱中冤魂嚎陶大哭，叫苦连天。钟馗见其嚎哭，遂问及鬼判曰：「为因何事而割其肉？」鬼判答曰：「他在阳世不行好事，咒公骂婆，不敬丈夫，搬唆是非，娼淫泼妇，盗人财物，损害良民，动辄逞凶，无故殴人，土豪磊债，节外生枝，教唆词讼，拨置官府，滥受民词，贪赃枉法，拆人婚姻，占人田产，好嫖好赌，荡费家资，恃强吞弱，倚富欺贫，一切凶人，故有剐肉之报。」钟馗听罢，乃曰：「此等之人，治以此罪，盖亦宜哉。」

言讫，遂离了木驴地狱。行数里之遥，望见一青山，林木森森，转下一坞，牌坊上书「奈河关黄泉路」六字。行至关内，鬼王迎接进衙宴饮。酒至半巡，钟馗问鬼王曰：「黄泉路水通何处？」鬼王答曰：「黄泉水流入奈河桥，那奈河桥怪木为桥，一起一曲，其形如龙之状，有冤魂行至桥中，孽风大起，其桥自沉；如修善修德之人行过，公然无事，稳如太山。如不忠不孝、奸夫奸妇、土豪地虎、光棍强梁一概之类行过，吹落桥下，水流滚滚，内有铜蛇、铁犬，恶物不知其数，都来赶食冤魂。然奈河桥有四座，行善之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上等善者，行升仙桥；中等善者，行安平桥；下等善者，行耐河桥；下下等善者，行独木桥。黄泉路之光景，如斯而已矣。」钟馗听罢，遂起身前往第十殿去了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木驴地狱罪难禁， 专治无端悖逆人。

忠孝广行方便路， 何愁恶鬼与阎君。

转轮十殿

却说钟馗辞了都市大王，离了木驴地狱，过了奈河关黄泉路，不觉又来到权衡关。及入关内，行不数里，见有三条大路：中间一条路，牌坊上书「快活

山逍遥岭」；左边一条路，上书「回乡岭流沙路」；右边一条路，上书「垂岩沟黄泉路独木桥」。又行不多时，见有三座桥：中间一座名曰升仙桥，玉石为梁，沉香为栏，专走修善德行之人；左边一座，名曰安平桥，青石为桥，松木为栏，专走无是无非之人；右边一座，名曰耐河桥，怪石为梁，朽木为栏，专走不行好事之人。钟馗至升仙桥，忽见学士、夫人在于桥上，慌忙上前相认。礼毕，学士、夫人问曰：「汝至此何干？」钟馗即以上帝所命之故，又以秀英升天之事，告知一遍。学士、夫人不胜欢欣。钟馗询及学士曰：「岳丈、岳母至此桥上何故？」学士答曰：「托赖贤婿之福，今蒙上帝取我升天，故至此桥。」钟馗听罢，心中甚喜，于是各诉离别之情。言讫，钟馗遂拜辞学士、夫人，乃曰：「久离天庭，恐违钦限，还要前往十殿冥司，稽查册卷，就此辞别，后至天庭相会。」言罢，钟馗遂往前行。

正行之间，远远望见一衙门，红墙粉壁，上书「冥司转轮殿」。及至衙门首，转轮大王出而迎之，二人同入殿内。礼毕，但见两廊下牛、马、猪、羊、蛇、蝎诸虫，飞禽走兽，不知其数。钟馗乃问曰：「这两廊下禽兽诸虫，从何而来？」大王答曰：「俱是阳世不行好事之人，变畜填还之理。」钟馗听罢，复问曰：「今变此禽畜诸虫等类，在阳世作何恶事？愿闻其详。」王答曰：「骗人财者，变为牛马；害人事者，变为花蛇；说人是非者，变为乌鸦；尖嘴尖舌者，变为蚊虫；盗人资本者，变为地鼠；拆人婚姻者，变为枭禽；不忠不孝者，变为虎豹；不仁不义者，变为豺狼；娼妓淫妇，变为百舌；纵妻奸淫，变为水？；恃势吞民者，变为独角兽；将男作女者，变为两头蛇。」言讫，钟馗乃曰：「变畜填还之理，善哉，善哉，此可为阳世作恶者之警！」正论间，鬼判赉册至，钟馗逐一细查，并无差错，遂辞大王，回转天庭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六道牵连谁得知， 生生化化转轮回。

修善迎上天堂路， 作恶难逃地狱悲。

回转天宫

却说钟馗稽查冥司已讫，复将冥司情款造册一本，返达天庭。及至天宫，玉帝正在升殿，文东武西。钟馗遂拜于丹墀，将册呈于上帝，复以冥司事情，一一奏闻焉。上帝细览其册。览罢，唤天使召其父、母、妻子。顷之，钟馗之父、母、妻子，及岳父、岳母，一齐而至，相会于五凤楼前，各叙离情。话毕，同至殿下，叩头谢恩。上帝命之曰：「稽查冥司，汝之功勋固已浩大，然天下之妖怪蜂起，无人降伏，我今遣你前去扫除人间之妖魅，威灵显赫于万方，不可久住天庭，致使生灵涂炭。今赐你降妖铁简一条，封你为掌理阴阳降妖都元帅，即日起行，不可违旨。」言讫，钟馗谢恩领旨，遂行出午门外，拜辞

父、母、学士、夫人，及别妻秀英，更往终南山出现。

那洁空长老正在闲游，见一人头戴纱帽，身穿蓝袍，腰插宝剑，手持铁筒，自半空中而下，在山中来来往往。长老心甚惊怕，乃伏地而拜曰：「僧人在山毫不妄为，如有私念，神其鉴之。」既而长老起头一看，一时不见其形。长老自思曰：「想是山中那个僧徒，不见法戒，获罪于天，致令天神下降。」言讫，遂呼众徒而命之曰：「今日有一天神，手执铁筒，腰插宝剑，在山中走来走去，你众人各遵法戒，毋得非为。」众僧唯唯听命。是夜，洁空长老就寝，钟馗复托其梦曰：「我非别神，乃当时在山中读书之锺相公也。自别长老诣京赴试，忝中头名，不料唐王嫌我貌丑，弃而不用。自思无颜回家，遂触死金阶。英魂直入天庭，就蒙玉帝委查冥司。今赐我降妖筒一条，复封我为掌理阴阳降妖都元帅，更来人间扫除妖魔。无处藏身，复来终南，长老不须惊怕。」那长老醒来，觉是一梦。次早就将梦中之言，与众僧人说，于是塑其形像，供奉在山，香灯不缺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上皇救命显终南， 驱捉妖邪捕缉拿。

自此人民欣业乐， 诸神拱伏畏锺耶。

诛戮山魃

却说终南山脚下，有一人姓黄名佑，木匠活生，有妻吴氏。忽一日，黄佑往詹德家造屋，不在家中。是夜，吴氏正在针绣，一阵狂风，吹开大门，见有一红须赤眼者，身長一丈，突入家中，唬得吴氏魂飞魄散。那红须者言曰：「我至你家，并无他故，我要与你交情，如若不从，我必害你性命。」吴氏惊怕，只得屈从，入房就寝。睡至四更，那红须者要去，遂嘱吴氏曰：「你不可泄漏此事，若有人知，决不饶你。」次日，吴氏惧他，亦不敢与人言。及至夜深，红须者又来，遂将银首饰一件，送与吴氏，乃曰：「你从我十分快活，衣食不缺，金银俱有。」睡至四鼓而去。如此往来，有半月之余。

一日，黄佑回家，其妻吴氏，就将前事一一告知。黄佑乃曰：「有此怪事，我自有法治之。」是夜，黄佑手持刀一把，躲立门背。至更阑，果有红须者至。黄佑见其长大，亦不敢与之争斗，遂趋而避之。四更时分，红须者方去。次日，黄佑请法师除治。是夜，红须者来家，得知即抽身而走，带统众妖，复至黄佑之家，就将吴氏抬往山中。黄佑不敢拦阻。

次早，黄佑雇倩多人，遍往深山寻获，益无踪迹。复寻至终南山，洁空长老问曰：「你上百余人，各执器械，到此山中何故？」黄佑上前答曰：「我前月因往詹宅造屋，妻吴氏一人在家，被山魃所据，经今半月。我前日回家，妻将此事告知，遂求法师除治。妖怪觉知，昨宵带统多妖，来家将妻抬去，不知下落。今雇多人，遍寻深山，不见形影，故寻至此。」洁空长老听罢，乃曰

：「本山有一锺爷，甚是灵显，天下之妖怪，见之无不远去。你可上前祷告，求锺爷救你妻子。」黄佑遂同长老，诣案前拜于地下，将前事祷祝一遍。祷毕回家，心甚忧闷。

是夜，钟馗手执铁简，遍野搜寻，见一高山，名曰大毛山。行至山顶，有一深洞，钟馗直入其内。但见山魃纷纷，不知其数，遂将铁简乱击，洞中精怪尽数而死。又见一妇人，啼啼哭哭。钟馗问其何故至此，那妇人告以前情，钟馗引其出洞。时值五鼓，钟馗化一阵清风而去。那妇人转身一看，不见其人，乃曰：「此天神之救我命也。」走至家中，天色将明。黄佑见妻子回家，喜不自胜，遂问其妻曰：「你如何得脱？」吴氏答曰：「有一神人，手持铁简，直入洞内，将妖怪尽皆杀死。复引我出洞口，一时不见，亦不知其所往。」黄佑听罢，乃曰：「此是终南山锺爷救你性命，我去多买香纸，同你前往山中酬谢。」及至山中，吴氏见钟馗形像，遂与其夫言曰：「救我者俨然此神也。」夫妇二人跪拜不已。拜毕，黄佑同妻致谢长老，即以前事告知。洁空长老曰：「若非锺爷，汝妻几为妖怪之妇矣。」言讫，黄佑与吴氏回家，亦塑一像，时常供奉。自是钟馗之威灵，显于一方，人人感仰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烧罢香钱嘱罢神， 虔诚恳祷诉根由。
今朝幸喜灵神应， 黎庶讴歌感厚情。

捉获小鬼

明皇开元，讲武骊山，翠华还宫，上不悦，因痼疾作，昼梦一小鬼，衣绛犊鼻，跣一足，履一足，腰悬一履，搢一筠扇，盗太真绣香囊及上玉笛，绕殿奔戏上前。上叱问之曰：「汝是何方妖鬼，敢奔戏于吾之前乎？」小鬼奏曰：「臣乃虚耗也。」上复问之曰：「未闻虚耗之名。」小鬼奏曰：「虚者，望空虚中盗人物；耗者如戏，耗即耗人家喜事成忧。」上闻其言，遂大怒，欲呼武士。俄见一大鬼，头戴纱帽，身穿蓝袍，腰系角带，脚鞞朝靴，左手执剑，右手持简，径捉小鬼，先剝其目，然后擘而啖之。上问之曰：「尔何人也？」奏云：「臣乃终南山进士钟馗也。因中头名状元，唐王嫌臣貌丑，遂黜职不用，羞归故里，触殿阶而死。是时奉旨，赐绿袍以葬之。感恩祭祀，与我王除天下虚耗妖孽之事。」言讫，觉是一梦，痼疾顿瘳。

次日升殿，文武朝罢。上呼群臣而言曰：「痼疾不愈，时刻忧惶。昨宵幸得一梦，梦见一小鬼奔戏朕侧，问其何鬼，彼答曰乃虚耗之神。复问其何为虚耗，彼又曰：『虚者，望空虚中盗人财物；耗者，耗散人家喜事成忧。』朕怒，欲呼武士斩之。忽见一大鬼，官带齐备，手执铁简，径捉小鬼。朕问其何人，彼奏曰：『终南山进士钟馗是也。因见摈于唐王，触死殿阶，蒙唐王赐以绿

衣，厚礼葬祭，今特来为吾王除虚耗妖孽之事。』醒来觉是一梦，痼疾即愈。此乃锺进士之力也。朕欲诏一画工，画其图像，遍传天下，令户户供奉，祭祀以时。」言讫，忽有一臣出班奏曰：「今有画工吴道子，丹青最巧，举笔通神。」上听罢，遂诏吴道子入朝。上即以梦中之事与之言焉。道子奉旨，立笔成图，恍若有睹。上见之甚悦，遂命工部尚书余以能，督造殿宇，将锺进士图像，供奉于其内，敕封为护国佑民降妖大元帅。封毕，复诏颁天下。至今威灵不昧，显著万方。未知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唐王昼寝梦金銮， 虚耗为妖索上皇。

进士钟馗驱远逐， 管教邪魅配他乡。

收捉蝙蝠

却说宜山江边五王庙，有一千年蝙蝠成精，此处人民受其害者，不可胜数。时苏鎬有一女名昆玉，嫁与同里舒裕为妻，未及过门。舒裕前往蜀地贩卖药材，五载杳无消息。忽一日，有人传报舒裕卒于汉口。昆玉闻之，痛哭不已，遂承服，誓不再嫁。后父母见其年幼，欲夺其志，于时徽地有一盐商朱士贵，闻而娶之。昆玉誓曰：「死不改性。」自缢数次，其母救之。自后父母防闲愈密。昆玉不能自决，日夜哀哭，傍人闻者，为之堕泪。既而知势不可解，乃佯许之。其父母接受娉金，昆玉假为欢欣。士贵遂欲取归，昆玉诈言曰：「不幸夫君已丧，虽不能终其服，亦当暂守数月，以全妇道，使他在九泉之下亦瞑目矣。」其父母遂然之，自后不加防检。

忽一夜，昆玉探知父母睡着，即越墙而出，更往江边。是夜，月明如昼，昆玉见江边有一五王庙，遂于庙门首拜而言曰：「小妇人名昆玉，父苏鎬，母董氏，先将我嫁与舒裕为妻，不幸裕卒于他乡。情愿守节，誓死不嫁，奈爹娘不顾人伦，苦要勒逼，将我复嫁朱士贵。计不可脱，只得捐躯就死，以全节操，望神灵怜悯，免使我尸骸暴露。」言讫，十分号哭，投江而死。

就被蝙蝠精闻其详细，见昆玉赴水而亡，遂走入苏鎬之家，变作昆玉，寝于房内。次日早起，对其父母言曰：「夫君已丧，我今守服亦何补哉？不如归就朱家也罢。」其父母闻之，心甚欢喜，遂通知朱士贵，即归其家。针绣工夫，无不精细，琴棋书画，件件皆能，士贵悦之。一日带归徽地，事公姑以礼，造次不违；待妯娌有方，和颜悦色。方且蚤夜勤劬，始终敬谨。乡党仰其贤，宗族称其德，内外无不号其为贤妇也。

及至二周，士贵人形鬼质，时常负疾。忽一日，士贵之父往街游玩，买得钟馗图像一轴，来家奉祀。后士贵精神愈疲，病症愈加，求医疗治，皆谓其为色所伤。其父母遂送士贵去母舅家养病，不在家中。有一夜，钟馗知士贵为妖怪所迷，遂持铁简赶入房内，将昆玉击死。是夜，钟馗即托士贵并其父母之梦

：「昆玉非是人间女子，乃是千年一蝙蝠精，我不为之速除，祸在旦夕之间矣。」士贵梦觉，神清气爽，病症顿痊。士贵之父母亦有是梦。次早及至房中一看，但见一蝙蝠死于床上。既而士贵病愈回家，父母告以此事。士贵答曰：「我也得一梦，梦一人头戴纱帽，手持铁筒，为我言曰：『你为妖怪所迷，我不为你除之，祸即至矣。』」觉来前疾即瘳。今日果有此怪。」其父母听罢，乃曰：「救你者非他人，乃堂上所奉之钟馗也。」士贵往视之，诚然也，遂拜谢不已。自后钟馗之灵感，遍于徽郡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漂薄孤城浅水舟， 绿云撩乱倩谁收。
翠袖尚含金钏冷， 碧波难洗玉容羞。

证除元弼

却说荥阳秀才武亮采，妻胡氏韦娘。一日亮采往外，有一契友郟元弼访亮。时亮不在家中，撞遇韦娘，乃曰：「尊嫂见礼。」韦娘遂与之坐，相待以茶。元弼见韦娘眉如春山，目似秋波，颜容美丽，异香逼人，其欲心不能自禁，遂欲私之。又恐初会，不知心事若何，乃作《长相思》一词于纸上以投之：

娇姿艳质不胜春， 何意无言恨转深。
惆怅东君不相顾， 空留一片惜花心。

自是韦娘见其轻薄，亦书一词以拒之：

乱惹深沉入帐帏， 绛罗轻转映日飞。
芳心一点坚如石， 任是游蜂也不迷。

元弼见是拒绝之词，遂辞而去。及至书馆，不觉神魂飘荡，自思自想曰：「不意有如许之国色，复有如许之才思也。」念念想之，不能自释，遂吟一绝以寄兴：

玉肌妙手应难画， 才子偶见失魂花。
相如有意瞻月阙， 织女无意度银河。

吟毕，心中不胜惆怅。自是无心于诗书，废志于灯前，亦无一时不致念于韦娘也。

忽一日，探知亮采往外，是夜持刀一把，更往亮家，捏作张妈声音，叫门点灯。韦娘闻之，就唤婢女春香开门，只见元弼持刀而进。韦娘遂问曰：「尊叔执此凶器而来，是何故也？」元弼乃曰：「来无他故，我要与你相交。从则已，不从则伤你命。」韦娘答曰：「宁死于刀下，决不为此苟且之事。」元弼知事不谐，即将韦娘杀死，复戮其春香，仍入书馆就寝，外人不觉。

次日亮采回家，见韦娘、春香俱死于地下，询及邻家，皆曰不知。遂具状，往包文拯处赴告。文拯即准其状，差人密访，全无形影。文拯心甚忧闷，是夜就寝，梦见韦娘诉曰：「因我丈夫往外，郟元弼探知，捏作邻家张妈声音

，叫门点灯。我命婢女春香开门，不料元弼持刀而进，遽要强奸，誓死不从，被其所伤。本家堂上钟馗可证。」文拯梦觉，次早差人拘拿，当堂细鞫，元弼抵死不供。文拯遂书疏文一纸，请钟馗至。文曰：

伏惟先生，护国庇民，除妖收魅，威灵显赫，名播遐方。拯不才，滥叨牧民之任，不幸韦娘被元弼所戮，今无质据。先生为亮奉祀福神，可为明证。万冀光降敝衙，庶此冤得雪，而凶恶可除。谨疏。

书毕，拜而焚之。顷之，钟馗至。与文拯礼毕，钟馗遂以剑击元弼，乃曰：「全不记作《长相思》以投韦娘乎？」证罢，即辞而去。后元弼成狱，拟死。未知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节操根深不怕霜，元弼贪欲已遭亡。

钟馗灵感来质证，一决狱情显万方。

对证盆冤

却说扬州有一人，姓李名浩。因往定州买布，行至地名朱塘，天暮，遂投一窑户丁千丁万家中住歇。丁千丁万见其财物，是夜，利其财而复杀之。犹恐事露，遂将李浩尸骨，和泥烧成瓦盆，提往街卖。有一王老买去，是夜，王老将来小遗。忽听得瓦盆说话：「王老，你如何向我口中小遗？我姓李名浩，家住扬州，因来定州买布，投宿丁千丁万家中，被他骗我财本，复杀我性命，将我尸骨烧成瓦盆。万望王老代我伸冤。」王老听罢，心甚惊慌，乃曰：「现今定州包爷，断狱如神，我带你前去，此冤可雪。」于是王老就拿着瓦盆，前往包文拯衙内告诉。文拯审问瓦盆，并不说话，即将王老责治赶出。及至衙外，瓦盆又言曰：「我今露体，不能说话，与我一件衣裳遮盖，我自然说得。」王老听罢，又提瓦盆直入衙内，将前事告知一遍。文拯遂命皂隶以衣盖之。瓦盆即诉曰：「我是扬州李浩，因来定州买布，投落丁千丁万家中住歇。不料他突起狼心，害我性命，谋去财本二百余两，复将我尸骨烧成瓦盆。望包爷作主，与我伸冤。」

文拯听罢，遂差人拘拿丁千丁万，当堂严刑考讯。丁千丁万告曰：「有何见证？」瓦盆泣曰：「他家堂上所奉钟馗可证。」文拯听其言，遂作疏，请钟馗至衙。文曰：

拯不才，非不欲置两造于罔闻，弃五刑于不用。但人心奸狡，利令智昏，不得不齐之以刑。今有丁千丁万，谋李浩之财，而复戮之，惟先生见焉。诚心恳祷，专俟降临，庶狱情得决，民冤得伸。谨疏。

书毕，就差人将疏至丁千丁万之家，对钟馗而焚之。

既而钟馗来衙，与文拯礼毕，即以丁千丁万谋杀李浩之事，一一告于拯焉。言讫，复以剑击之曰：「你谋财害命，法所当诛，岂容强辨耶。」证罢，遂

辞而去。后丁千丁万如法拟死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丁千丁万强谋人， 谋杀冤魂变污盆。
聿遇龙图伸怨恨， 钟馗显证偿孤魂。

筒击五通

却说高邮李毛保，母为五通所据，屡除治不能，然所欲无不立致，家渐殷润。一日，欲得金首饰，五通乃曰：「向见姑苏有为徐公守者，与家姬饮后囿春香亭，姬所戴首饰颇珍异，往可得也。」言讫，遂去。及至徐公家，潜入房内，盗出首饰，走行西楼下出，却被钟馗击一铁筒，伤一左股。五通惊惧，遂将首饰坠于井中，空手跛蹇而返。曰：「姬首饰已得，过堂侧西小楼，遇一人头戴纱帽，腰系角带，身穿绿袍，脚鞞朝靴，击我一筒，伤左股，惊投所窃于井中而逃。为汝几丧我命矣。」毛保闻之，欲察五通所惧，因假卖抵姑苏徐公家。其公果以失首饰为问曰：「某婢某奴盗乎？」毛保布卦曰：「物在井中，急索便得。」其家捞取，果得焉。大诧，以为神，婢奴德之尤甚。延款西小楼，见所供锤图像，正如五通所谈，故诒之曰：「恶神不宜以镇宅，可移祀庙中，宅安矣。」其家许之。五通（毛保）即携回家，奉于堂上。自后五通避不敢入，遥属耳于毛保之母曰：「此神正向击我金筒者，汝忘我以汝故窃物得祸，又向所遗无算，而反毒治（以下原阙）」